

天國與洪仁玕

梁翠華姊妹 | 本會歷史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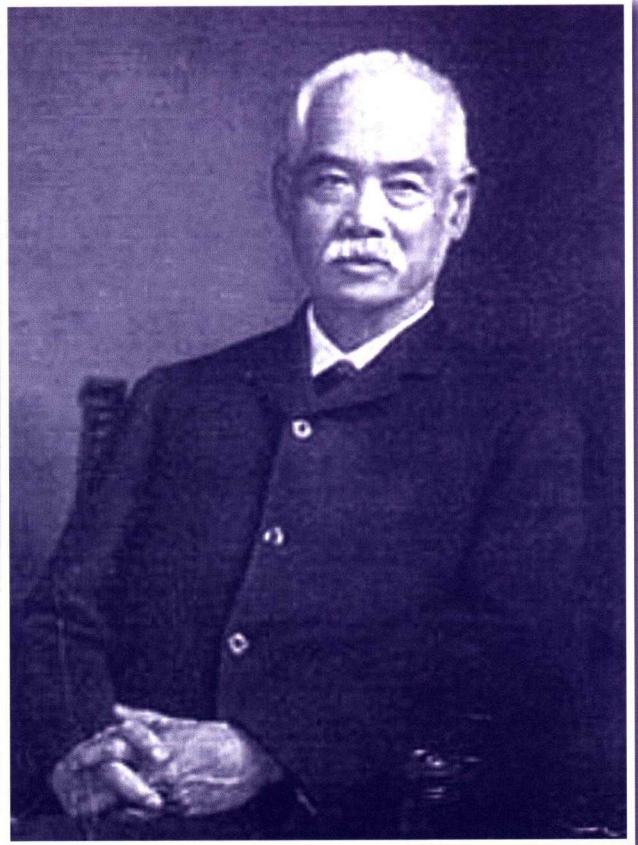
我在中國神學研究院讀教會歷史時，曾經寫過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的歷史。他跟崇真會很有淵源，曾經跟隨韓山明牧師學習聖經並接受洗禮，因此可以說是一個「崇真人」。

今次來到倫敦，利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倫敦傳道會文獻，可以進一步探討洪仁玕的信仰背景。種種資料顯示，他確實是一位有心宣揚基督真道的傳道人，無奈他個人信仰熱誠在腐敗的太平天國政治難成氣候，最終干王由無上尊榮的「國務卿」和「策發局主席」，貶為投閒置散的無用天王，後來更變成清朝追捕的長毛首領，被極刑處死的罪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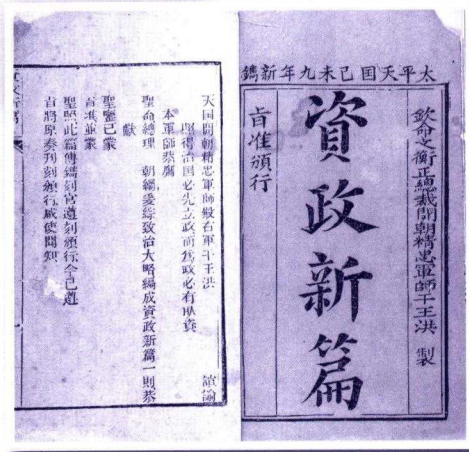
洪仁玕是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重要對象，理由有三：**1.**是他透過韓山明牧師的著作率先向外國人提供洪秀全和上帝教起源的資料；**2.**是他在 1859 至 1861 年擔任太平天國的外務大臣，期間採用開放、高透明、對外國人友善的外交政策；**3.**是他所撰寫的「資政新篇」包含許多中國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構想，成為後來洋務運動和百日維新的先鋒。不過，學者很少研究干王的基督教信仰背景，包括他在香港倫敦傳道會工作的資料。

從巴色差會網上文獻目錄，可以搜尋到不少有關洪仁玕的資料，可惜我不懂德文，只能從英文簡介中略窺一二。

在 1852 年至 1870 年間，宣教士的報告不時提及太平天國、「拜上帝教」信徒和曾經接受太平天國洗禮的慕道人



士。韓山明牧師在 1852 年 7 月 13 日的信件首次提及洪仁玕，他表示在該年 4 月在香港認識一位年輕人，聲稱是亂黨首領的堂兄弟。隨後在 12 月 26 日的信件，指這位太平王堂弟正和他一起居住，學習基督信仰，將會接受洗禮。他在 1854 年 5 月 4 日的信件指已經替其施洗，並提及他會把有關革命始末翻譯成英文向外發表。韋永福牧師在日後寫給差會的信件透露，韓牧曾經考慮前往南京，可惜因病離世未能如願。



巴色會首位華人牧師李正高，是洪秀全和洪仁玕的朋友，曾經獲邀加入太平天國運動，卻選擇留港繼續低微的傳道工作。韋永福牧師在 1860 年 12 月 14 日的信件表示，同工李正高接到干王的邀請前往南京加入太平天國。韋氏本人和黎力基牧師在更早之前也接獲相同的邀約。根據太平天國學者簡又文在「太平天國雜記」的資料，許多太平天國成員在南京淪陷後，逃亡香港，後來加入巴色會。其中一個是干王長子洪葵元，他輾轉來港後，受到黎力基的保護，被送入李朗神學院讀書，曾經和張聲和牧師作同窗，在港娶妻江氏並生一子，後來，因清廷繼續追捕而在 1878 年移民南美洲圭亞那。巴色會的宣教士後期書信曾多次提到有太平天國相關人士，前來參加主日崇拜，甚至洗禮加入教會。

洪仁玕在首次北上失敗後回港，因韓牧離世而轉向倫敦傳道會求助。巴色差會保留一份文件，證實洪仁玕在港期間接受倫敦傳道會的聘用。該會湛約翰牧師在 1857 年 1 月 14 日寫信給黎力基牧師，推荐同工洪仁玕，其中指出洪氏自 1854 年開始受聘，先後擔任中文老師、宣教師和助理傳道人。他讚揚同洪氏「是能力超卓的年輕人，在未來許多年日，可以成功向自己國家的同胞傳揚聖經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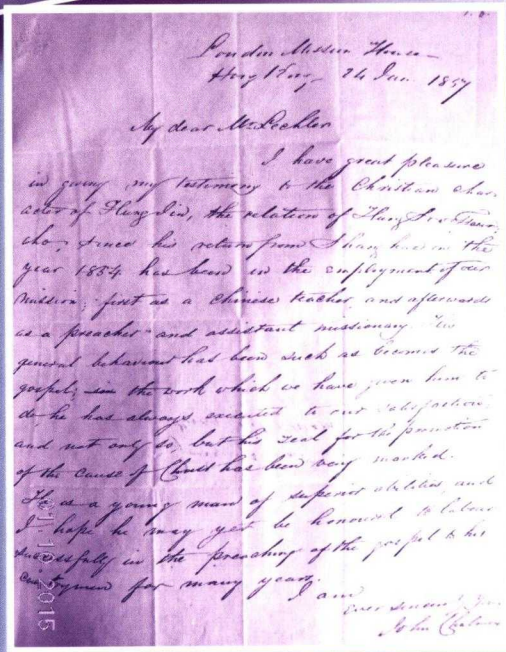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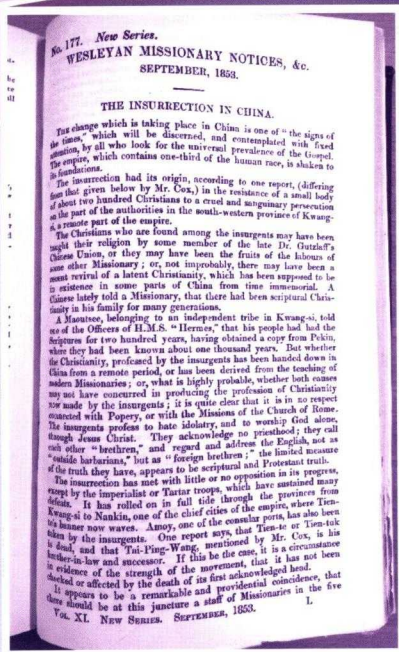
干王與倫敦傳道會的淵源始於 1854 年，當時他北上受阻而滯留上海，期間數月投靠倫敦傳道會麥都思醫生，每日跟隨他查經一小時。回港後，經由麥氏推薦在倫敦傳道會工作，包括探訪監獄犯人，在醫院傳道，擔任理雅各牧師出外傳譯，在英中學校教授中國歷史和文學，以及協助理雅各牧師翻譯中國名著。

1860 年 11 月份的倫敦傳道會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詳述洪仁玕的早期歷史，以及他的性情如何贏得差會宣教士和教會會眾的愛戴。當中特別強調洪

仁玕熱心向其他中國人傳福音及糾正他們信仰的誤差：「他很快在差會同工和中國信徒當中建立起信任和尊重。他的文學根底很好，性情溫和，思想比一般中國人更靈活，對基督教的認知已大為提升，他對信仰的誠懇也無從置疑。他和其他中國信徒的交往可以說是教化有益的，存心提升對方的信仰純正和熱情，他和其他中國人一起時是信仰捍衛者，無畏無懼地揭露他們的誤解和敦促他們悔改和遵從聖經，他對年輕人的影響尤其大有裨益。」

該文也披露不同的太平天國相關人士，懇求洪仁玕前往南京推動革命，起初他不願意前去，因為和宣教師的日常接觸，促使他對革命動搖了信心，對天王和東王褻瀆教義的言論，尤其感到傷心痛苦。他曾經說過：「成功已經沖昏他們的頭腦！」；「他們已經和所推動的事工不相配！」，他也質疑是否可能以革命和暴力去推動中國變革。可是，他最終改變了想法，在 1858 年 6 月放棄傳道工作，加入太平天國。文章指出，轉戾點是廣東省的宣教士擔心洪仁玕的背景，可能有損他們的事工，因此，雖然洪仁玕是該城第一個以當地語言正式公開講道的傳道人，他們仍拒絕讓他繼續在那裏工作。他們的決定可能導致洪氏轉往南京尋找新機會，實踐他向中國人傳道的天分和心志。

理雅各牧師在 1860 年 7 月 25 日的信件也提到，當洪仁玕離開香港時，表示他此行有兩個重要目標：第一個是糾正信仰錯誤，第二是推動對外國人友善的政策。倫敦傳道會另一位宣教士 Griffith John 在探訪過南京後，於 1860 年 11 月份的差會月刊發表的文章，也顯示洪氏前往南京，非求名利富貴。他提到和干王的會談幾乎大部份是有關信仰課題，他說：「事實上，他好像完全沒有興趣談其他事情。」他又引述干王的心聲：「雖然他對新王朝絕對忠誠，



「欽定軍次實錄」，這是他下屬輯錄了干王在安徽至浙江征途所寫的詩和對下屬士兵的訓勉講話。這些下屬在該書前言表達對上帝的感激，讓他們有機會跟隨和聆聽干王寶貴的教導。他們衷心感謝干王在很多方面啟發他們對真理

並決心為它而活甚至犧牲生命，但是他多次重申，儘管目前他享有莫大的尊榮和權力，相比之下，昔日在香港擔任華人助理的日子更加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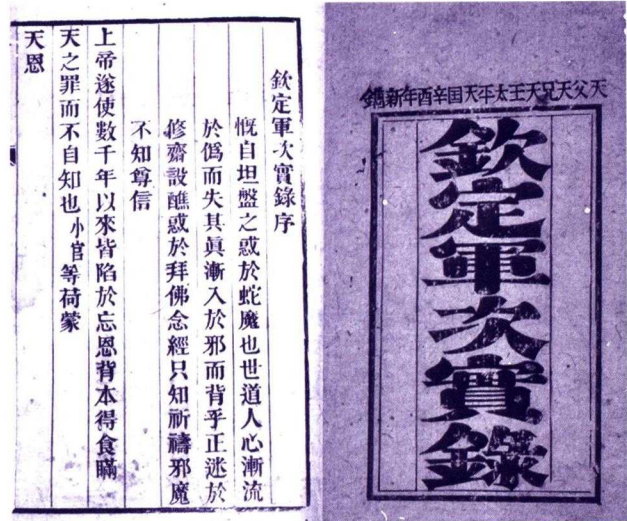
衛斯理差會傳教士 Josiah Cox 是洪仁玕在香港時交往的外國人，他在 1862 年曾探訪南京，在同年 3 月 25 日在衛斯理傳道雜誌撰文，記載了干王被解除外交事務工作後的困難處境。洪氏告訴 Cox 牧師：「你知道我素常和外國人及宣教士友善，因此招來麻煩，導致我的降職。我本應該趕快來歡迎老朋友，但是我卻自覺羞愧，也恐怕你在我處逗留，可能有所連累。」從干王和 Cox 華人助理口中，Cox 牧師知悉天王不容許別人宣講和他所說有異的教義，違命者可招極刑。由此想見，洪仁玕要在南京實踐他糾正天朝錯誤教義的任務，實是何等困難。

當 Cox 牧師取笑干王居所的寶石金銀豪華佈置時，洪氏回應：「對！但是將來可能你會很富貴而我會很貧窮，許多在地上的王，在天堂都沒有位置！」干王的話證明他對基督教的深入認識和認同，他清楚明白地上財富是沒有意義，甚至對他在真正天國的身分有所損害。一個已經放棄基督教信仰的人，不可能會有這種深層的自我反省，這份文獻再一次證明洪仁玕的基督徒信仰沒有隨著他位高權重而失落。

亞非學院收藏了一本 1861 年出版，洪仁玕著作的

理的認識，因此他們把這些教導輯錄和發表，好讓更多中國人受惠。書內也包括干王自己的一篇引言，分享他最初來到南京，天王送他華麗衣服鞋履和一支金筆，洪仁玕自覺那金筆代表天王對他以文字貢獻國家的期望，並且以詩明志：

一枝卓立似干戈，橫掃千軍陣若何，
 塵罷文場書露布，飽離墨海奏旋歌，
 龍跳虎伏歸毫底，魚躍鳶飛入興麼，
 幸我畢生隨寶手，古今天地任搜羅，
 筆尖犀利甚干戈，揮洒從心任欲何，
 怒則生嫌悲則嘆，樂時陶咏喜時歌，
 可奈造化宣精奧，悉載情形恰首麼，
 任爾豪強穿鐵硯，天公註定妄張羅。





宣教士 Griffith John (右)

詩中不乏基督教的概念思想：例如「幸我畢生隨寶手」，「可參造化宣精奧」和「天公註定妄張羅」，表達洪仁玕對上帝一生引領的感恩和宣講精妙福音的心志。在天王的強壓制度下，他只有透過筆墨來繼續宣揚真理。「欽定軍次實錄」載有多篇文章，勸百姓停拜偶像，停止迷信風水墓俑之毒害，以基督教真理駁斥中國人的迷信行為，鼓勵百姓悔改歸主，又講論上帝的全能和全知，對所造世界和世人的大愛，基督甘願以十架犧牲拯救世人的真理。

不過，洪仁玕在該書也同樣為文讚頌天王洪秀全，指他是上帝選派下凡推動福音，除舊換新，幫助執迷不醒的中國人相信上帝。究竟這些讚美之辭是發自內心真誠信念，抑或是用來交換出版該書的逆心說話，恐怕只有洪仁玕自己和上帝才有答案！歷史資料也顯示洪仁玕在太平天國違反了一夫一妻的聖經婚姻原則；作為領軍首領，他相信也曾直接或間接殺過人。這些不符合基督徒品格的行為，是否代表他已不再是天國子民？我不能回答，只知道洪仁玕和我們每一個將來都會站在為主的前面為所作過的每件事接受祂的判語！

宣教士的記錄使我們可以比較認識洪仁玕的信仰背景，作為基督的信徒，也許他跟我們這些崇真人沒有太大分別，都是同樣的被上帝的愛感動，作出回應，尋找在地上有限時空內實踐祂賜予的個人獨特使命！但是，外在環境的不利、旁人的譏諷攻擊，我們自己的軟弱和小信，最後都可能攔阻了使命的實踐。面對這樣的結局，除了遺憾嘆息，感恩尚餘兩個盼望：一是上帝對人的寬大憐憫，不計較人的軟弱，二是即使我們個人在竭盡全力仍然一敗塗地，基督已經得勝，因著所擺上的，我們最終也必與祂一同歡喜坐席！感謝主！

洪仁玕弟兄的經驗可以作為我們的歷史借鑒，信仰熱誠在人世間—無論是政治、商業抑或軍社會體制內，往往都是少數和不受歡迎的。不過，這不代表基督徒可以輕易放棄在主所賜的疆界努力開墾！我們耕耘灌溉，但是最終叫一切生長的是那位掌管萬有的主！謹以中國神學研究院可敬的楊錫鏘老師的一段話互勉！

「今天，面對壓力，我們同樣毋需恐懼，不用害怕被人制服，也不用制服別人。經文（註：約十八1-11）教導我們，我們無須控制大局，只需要向上帝降服。我們可以有勇氣堅持做該做的事，完成上帝給我們的使命，在個人崗位上做好本分，無須向壓力低頭。我們面對的局面，其實是上帝的佈局。這位上帝有至高的權威，有無盡的信實，祂必不撇下我們，我們只需忠於使命，降服於上帝，而不是降服於壓力。」

（《回歸聖言之導引》，楊錫鏘著，P.102）

